

动完成不须手工干预，这也是自动化艺术的文化背景。我设想着展览现场或这样的艺术，艺术家只须挑选或制作想让一个自动物体帮你完成的事，享受驾驭物的快感同时完成作品。展示过程中观众是一种技术为“0”的傻瓜状态，主观能动性为也处于一种自动状态。

我们不禁在思考，这样的艺术是否有意义？卓凡的“人工装置”作品大量技术制作后在展示中追寻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也似一种心理高压下借物潜意识排泄的快感。

是一种艺术激情的公共传达。

艺术“自动化”这里有两个特征：一是艺术家运用自动的技术语言表达现实中其它的生存感受，另一个意义是自动化本身即是艺术家的深刻感受，也是艺术家表达的对象。自动化的艺术语言的运用和表达的积极性和艺术家对现实中自动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艺术家自动的傻瓜艺术是人在社会与时代中的逐渐被物化的体现，人的精神由“我思故我在”转向“我物故我在”。

这些作品显然与早期“解构现成品”不同，又区别于人本主义作品中人的存在性，同时从科学技术入手，是一种“以物观人”，而不是以人观物的视角。体现人的生存的科技物化状态，也是艺术观念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一种尝试，在自动中寻找现实意义。

“自动·全自动”展示中艺术家只须将作品交给“自动”去实施，这时的艺术家也似一个“傻瓜”，仅此而已。艺术自动效应揭示人们从其它人本关注的精神失落中转向物与人的精神影响上来，关注另一种领域的思维走向。

当代文化艺术以惊人甚至超前的速度与现实一致，它的媒介及感受都具有“此在”的特征。电子科技自动化及娱乐消费快感的时代，深度模式被削平，历史意识消失导致主体性丧失而零散化。当代人在紧张工作、体力耗尽中处于一种非我的状态，只能以物代劳，物化转移，以物标识，以物补偿。人在以往时代多余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是体验不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体验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人已成了一个非中心化主体，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并存，变成了一个缺少身份的自我，没有中心的自我。

现实社会中主体零散成碎片后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置，主观感性消弥，世界已由人的世界转向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减，剩下的是“自动”式的人和“自动”式的物情感缺失。

辩证：科技自动化滥用的公共现实背景

两千多年前，农夫开始了用踩水车或推水车来灌溉农田，我国的先哲庄子见了这小小的现代化便大发感慨说，用水车浇田是培养懒汉并助长人们偷奸耍滑，现在看来庄子的思想有些偏激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两个多世纪以来，还是不少人在不断提出科技的两面效应：科学技术是一种双刃剑，正确“使用”既会降福于人，滥用则也会降灾于人。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在本世纪初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喜剧《摩登时代》中对科学技术的特征的表现，他用模仿自动流水线上工人的一连串的夸张动作，习惯成自然地带到生活中的动作和行为，巧妙地讽刺了自动化对人精神世界产生的异化作用。

举例：目前电子网络中出现了一种自动写诗软件，这种软件的出现很受青少年的欢迎，只需要你输入你想要的诗的开头文字或提要，此软件便能自动帮你创作出一首你“满意”的诗和文章。这种软件其功能虽然为创作者省去了大量时间及脑力劳动，但时常效果不如人为艺术变通松动，显得生硬、模式化，同时